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八至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八

權倖

張易之

張易之昌宗時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為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踰於王者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兩絲能得幾時絡昌儀見之遽命筆續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幾禍及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為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存出國史異纂

王準

王鉷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鬬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為將作監亦入侍帷

喔岫常為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瑶宅第瑶望塵趨拜凖挾彈命中於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為取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七公主即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凖既去或有謂瑶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邪瑶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為七郎其盛勢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出明皇雜錄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麗人玄宗在藩邸與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愛之每侍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既而貴倨恃舊益為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淩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勗忌之頗深而未常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既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為五品官力士既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

昞祿中曰此兒豈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尚持兩端避事不入我未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出明皇雜錄

李林甫

張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僊客實封九齡因

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鷰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鷰何微眇乘春亦蹔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洎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鵰挾兩兎俄而詔張裴為左右

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為左右丞相邪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慄出明皇雜錄

盧絢

玄宗宴於勤政樓下巷無居人宴罷帝猶垂簾以觀兵部侍郎盧絢謂帝已歸宮掖垂鞭按轡横縱樓下絢負文雅之稱而復風標清粹帝一見不覺目送之問左右曰誰近臣具以絢名氏對之帝亟稱其藴藉是時林甫

方持權忌能帝之左右寵倖未嘗不厚以金帛為賄由是帝之動靜林甫無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絢之子弟謂曰賢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聖上有交廣之寄可乎若憚遐方即當請老不然以賓詹仍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子歸而具道建議可否於是絢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衆望出為華州刺史不旬月誣其有疾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員外安置出明皇雜錄

李輔國

玄宗為太上皇在興慶宮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街中往來者喜且泣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見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僊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内給其扈從部曲不過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攢刃曜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賴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躍馬而前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輔國不覺失轡

而下宣太上皇誥曰將士各得好生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於鞘中齊聲曰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著靴出行攏馬與兵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為兵死鬼矣既而九僊媛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皆輔國之矯詔也時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内之復有變故也出戎幕閒談

韋渠牟

貞元末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裴延齡京兆尹嗣道王實皆承恩寵事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齊運主持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其羸弱許其致政而師老失授故無名子曰太府朝天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又渠牟因對德宗德宗問之曰我擬用鄭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敗陛下公事他日又問對亦如此帝曰我用鄭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國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儉文

學號為賢相於今傳之渠年之毀濫也出嘉話錄

魚朝恩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帝惡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内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賜緑未浹旬月同列黄門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𢭏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帝

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衆寮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緋而便求紫帝猶未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謝於殿前帝雖知不可彊謂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黄門尋逐於嶺表及朝恩被殺天下無不快焉出杜陽雜編

元載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自宣州貧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

書度其人材不任職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悅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産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視之更無一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廻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積月及辭去奉絹一千匹出幽閒鼓吹

又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

至半歲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涼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今曲調涼州是也出幽閒鼓吹

路巖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蠙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

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鎭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有慙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音離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在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為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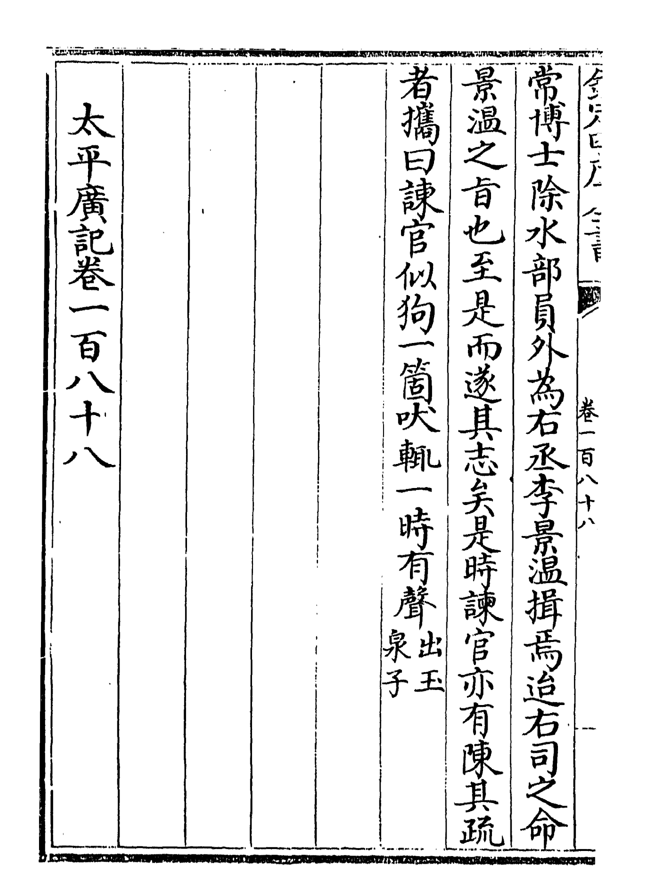
高湘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异郴州及咸通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巳者十司戸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遘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顔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彥持義州李藻費州内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廻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旣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

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温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倚之瞻以人情附已不甚緘密其計洩焉故居巖之後湜既知舉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寡形於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杲自致也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已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當家出玉泉子

盧隱

盧隱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為咸袵席不修隱以從兄攜為相特除右司員外郎右丞崔沆不聽隱上省仍即見攜於私第攜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攜即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



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為右丞李景溫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其疏者攜曰諫官似狗一箇吠輒一時有聲出玉泉子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九

將帥一

關侯　簡文　李密

劉文静　李金才　李靖

郭齊宗　唐休璟　李盡忠

封常清　李光弼

關侯

蜀將關侯善撫士卒而輕士大夫張飛敬禮士大夫而輕卒伍二將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獨異志

簡文

晉簡文道光武云漢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體賢達之風高祖則倜儻踈達魏武則猜忌狹忿出簡文談疏

李密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

唯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呌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伯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

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竇融勲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財意甚不平尋拜光禄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其將士故時者以經略王充王伯當為左武衛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密不從密據桃林縣城驅掠畜産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使告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寳留鎮熊州遣盛彦

師率步騎數十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陽為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出談賓錄

劉文靜

劉文靜者為晉陽令坐與李密連姻隋煬帝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

大亂非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人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故來與君圖舉大計文靜曰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後使於突厥文靜謂曰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即遣騎二千隨文靜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靜奏曰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出談賓錄

李金才

太宗嘗進白高祖曰代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崇貴一朝族滅大人受命討捕其可得乎誠能平賊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

出譚賓錄

李靖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薛萬鈞等破高昌降其王麴智盛執之獻捷於觀德殿以其地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縣

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漢戊已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圖城於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其地為延州突厥頡利可汗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等持節出塞安撫之李靖張公謹於定襄謀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寛選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遇其斥候皆以俘隨奄到縱擊遂滅其國獲義城公主虜男女十萬頡利乘千里馬奔於西偏靈州行軍張寳相擒之以獻出譚賓錄

郭齊宗

高宗問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員半千越次對曰臣覩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郭齊宗對曰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此天陣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戰高宗嗟賞之擢拜左衛冑曹郎出盧氏雜說

唐休璟

西突厥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絶表奏相繼天后命唐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奏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天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為相出譚賓録

李盡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紿之

曰家口饑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

日别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

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

說饑凍逗留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黄麞峪賊又令老

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麻仁節等三軍棄步

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横截軍將被索縶之生擒節

等死者塡山谷罕有一遺出朝野僉載

封常清

封常清細瘦目顇脚短而跛高僊芝之為夫蒙靈詧都知兵馬使常清為僊芝之傔會達奚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趨碎葉使僊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僊芝之所欲言無不周悉僊芝異之軍廻僊芝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遂問曰前有捷書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僊芝曰即傔人封常清也見在門外馬遽眺等揖僊芝之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後僊芝之為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為節度判官僊芝之每出征討常令常

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僊芝乳母子鄭德詮已
為郎將威望動三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
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
皆隨後閉之常清紊後起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
丞傔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
為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廻
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僊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
之不得後僊芝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

安西節度使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宫𤣥宗問以討逆之事計將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𤣥宗之意曰臣請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首懸於闕下𤣥宗憂而壯其言至東都旬朔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僊芝退守潼關僊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陜州十一日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禄山入東京常清奔至陜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關繕修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僊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

衣於僊芝軍效力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僊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斬之常清臨刑上表既刑陳其屍於蘧篨之上令誠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至常清所刑處僊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為我減截兵糧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殷地僊芝目常清屍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為節度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乎

遂斬之出譚賓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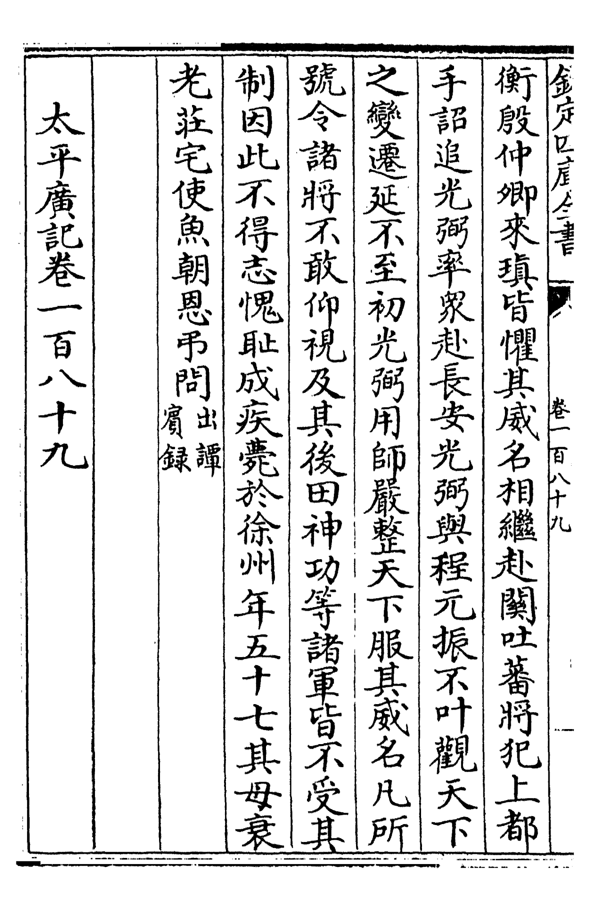
李光弼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顥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刼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俱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壓顥軍顥阻濠休卒吟嘯相視

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謂誰曰雍顥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顥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顥與之俱至光弼又嘗伏軍守河陽與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牝馬五百匹待思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縶於城中羣牝嘶鳴無復間斷思明戰馬悉浮渡河光弼盡驅入營光弼又嘗在河陽聞史思明已過河遣廻

趨東京至謂留守韋陟曰賊乘我軍之敗難與爭鋒洛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陜州退守潼關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據三城以抗之勝即擒之敗即自守表裡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猨臂之勢也思明至偃師光弼悉令將士赴河陽獨以麾下五百餘騎為殿軍當石橋路秉燭徐行賊不敢逼乙夜達城遲明思明悉衆來攻諸將決死而戰殺賊萬餘衆生擒八十人器械糧儲萬

計擒其大將徐璜王李秦思明大懼退築城以相拒光
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
不可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適城上見河稍遠
恐或急事難至遂置劒於鞾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勝
於城西西望拜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昇疾而行徑赴
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
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
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



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吐蕃將犯上都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叶觀天下之變遷延不至初光弼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其後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於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莊宅使魚朝恩弔問出譚賓録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九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

將帥二

馬燧　嚴振　温造

高駢　南蠻　張濬

劉鄩　張勍　王建

雜譎智

魏太祖　村婦

馬燧

李懷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長春宫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則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西拜燧曰公等皆禄山已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勲力爲族滅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曰爾以吾言不誠皆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乃率其下

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伏衆大呼曰復得為王人矣渾瑊私謂參佐曰瑊謂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今覩其行師料敵不遠遠矣燧勇力智彊常先計後戰將戰親自號令士卒無不感動戰皆决死未嘗奔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能納蕃師偽疑而保其必盟平凉之會為結贊所紿關中摇動此所謂才有餘而心不正出譚賓録

嚴振

德宗鑾駕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為之御下洋州青
源川見旌旗蔽野上心方駭謂泚兵有諳疾路者遶秦
嶺而要馬俄見梁帥嚴振具櫜鞬拜御馬前具言君臣
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敕昇奬令振上馬前去與朕
作主人映身本短小聲氣抑揚乃曰嚴振合與至尊導
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儒生
不達時變煙塵時須姑息戎帥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
知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

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為臣子之節上深嘉歎振聞特拜謝映時議許映出乾䐁子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盡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帥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為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來止一儒生皆相賀

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温但宣詔敕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温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堦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逡巡行酒至皷譟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

石一槩矣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於斯故老尚歷歷而記之矣出王氏見聞

高駢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駢自天平軍徙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書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阯之敗望風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至遽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駢乃規畫地圖版築焉慮蠻鍤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僊

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廵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出北夢瑣言

南蠻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凌無以抗拒高駢自東平移鎮成都蠻猶傅蜀城駢先選驍鋭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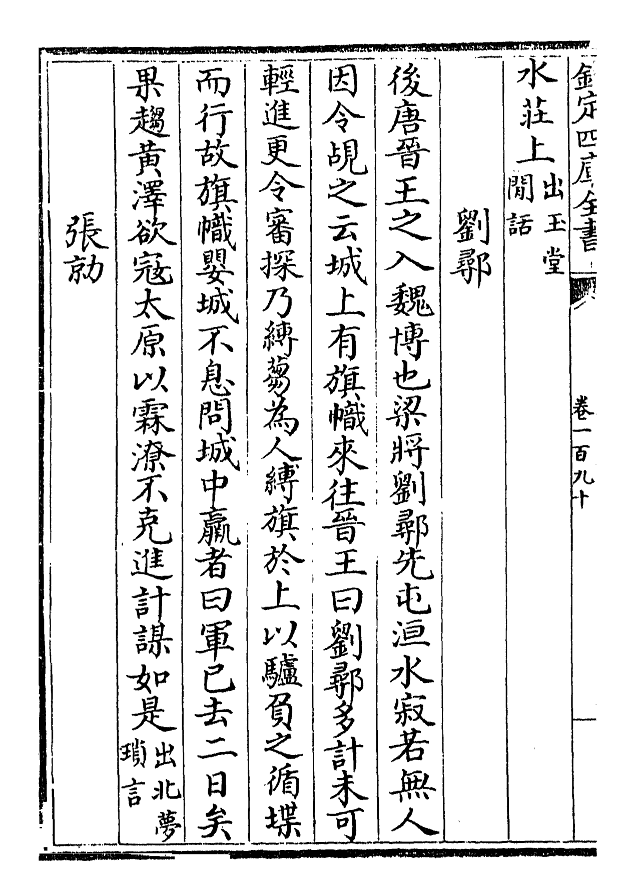
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影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詞甚清美出北夢瑣言

張濬

張相濬富於權略素不知兵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

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平陽即蒲之屬郡也牧守姓張即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於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復不敢除之張於一舍郊迎既駐郵亭濬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畢復命茶酒不令暫起仍留晚食食訖已晡時又不令起即更茶數甌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遥觀一如交談之

狀珂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尋已密報之云敕史
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
至暮所話何對云及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
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判邪計諸路各致紈綺
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述吾意以此物
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槽喉馬藥土產所共之物
咸請備之於是諸藩鎮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要
無闕皆心匠之所規畫洎祖忌之潛令刺客殺之於長



水莊上出玉堂閒話

劉鄩

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梁將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多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乃縛蒭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者曰軍已去二日矣果趨黄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計謀如是出北夢瑣言

張劭

僞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西川號為錦花城一旦收尅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鬬出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即不得恣橫不適來差張勍作斬斫馬步使責辯於淚女輩不得輒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却非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斂

然張勍胸上打人堆疊通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比也出北夢瑣言

王建

邛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即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於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至乖方

即教甚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賴之亦要姑息蠻蜑憑淩若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峽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為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因斷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湖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

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縶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嘗入内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非奸細乎出北夢瑣言

雜譎智

魏太祖

魏武少時常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至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偷

兒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俱免魏武又嘗云人欲危己
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
戮汝汝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
氣矣又袁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
帝揆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劍果高魏武又云我眠
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慎之後乃佯
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之出小
說

村婦

昭宗為梁主劫遷之後岐奉諸州各蓄甲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莨菪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擣一如辣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仆於是婦

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劒一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𦗟而遺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一

驍勇一

公孫武達　程知節　薛萬徹

李楷固　王君㚟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菑丘訢

周世東海之上有勇士菑丘訢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

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訢於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人曰留丘訢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於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夜半果來拔劔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於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劒

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丘訢收劒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也出獨異志

朱遵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遵擁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為置祠號為健兒廟

後改勇士祠（出新津縣圖經）

趙雲

蜀趙雲字子龍身長八尺姿容雄偉居劉備前鋒為曹公所圍乃大開門偃旗皷曹公引去疑有伏兵雲於後射之公軍大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視昨日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出趙雲别傳）

吕蒙

吳吕蒙隨姊夫鄧當擊賊時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

禁歸言於母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成大名出獨異志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彰武帝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問彰取其利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好擊劒百步中於懸髮時樂浪國獻彪虎文如錦斑以鐵為檻驍勇之徒莫敢輕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伏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

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鐘置崇華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權武吞併吴蜀如鴟銜腐鼠耳彰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喪者皆言昔亂軍傷殺者皆無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九土精靈知其懷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城舊事二卷至東晉初藏於秘閣出拾遺錄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材幹趫捷絶倫隨父豁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獨異志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

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稍遷輔國將軍王肅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為張關不過也出談藪

麥鐵杖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

常執繖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赴仗下執役往迴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捨而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泅水過楊子江為巡邏者所捕差人防守送於姑蘓到廋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迴乃口銜二首級攜劒復浮渡大江深為楊素獎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出嶺表錄異

彭樂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出獨異志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

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後為其將張金樹所殺出獨異志

杜伏威

隋大業末杜伏威與陳稜戰於齊州裨將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射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後斬首稜乃大敗出獨異志

尉遲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乘煬帝所御駿馬鎧甲甚鮮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乃與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敬德嘗侍宴慶善宫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出譚賓錄

柴紹弟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

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烏飛入宅內割雙鐙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

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踴身椽孔間出出朝野僉載

秦叔寶

唐太宗每臨陣望賊中驍將驍士炫燿人馬出入來去者頗病之輒命秦叔寶取之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於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及後叔寶居多疾病謂人曰吾少長戎馬前後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出譚賓錄

薛仁貴

唐太宗征遼東駐蹕于陣薛仁貴著白衣握戟櫜鞬張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後率兵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先問唐將為何曰薛仁貴也突厥曰吾聞薛仁貴流會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遁去出譚賓錄

公孫武達

唐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

物逼武達索靴武達受足與之賊俯就引靴武達毆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仗禦餘寇獲免出譚賓錄

程知節

唐裵行儼與王充戰先馳赴敵為流矢所中墜於地程知節救之殺數人充軍披靡知節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廻身捩折其槊斬獲者與行儼皆免出譚賓錄

薛萬徹

唐契苾阿力征遼東以騎八百遇賊合戰被槊中腰為賊所窘尚輦奉御薛萬徹單馬入殺賊騎救阿力於羣賊之中與之俱出阿力氣盡束瘡而戰賊乃退出譚賓錄

李楷固

唐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緆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緆將麞鹿狐兎走馬遮截放索緆之百無一漏鞍馬上弄弓矢矛矟狀如飛仙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為將矟貪財好色出為潭州喬口

鎮將憤恚而卒也出朝野僉載

王君㚟

唐王君㚟攝御史中丞判凉州都督事玄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宴設賜金帛夏氏亦勇决每君㚟臨陣夏氏亦有戰功凉州有回紇契苾思結陣四部落爲酋長君㚟微時往來凉府爲回紇所輕及君㚟爲河西節度使回紇等怏怏耻在麾下君㚟奏回紇等部落難制潛有謀叛遂留四部都督後四部落黨與謀叛君㚟

以復怨會吐蕃間道往突厥君㚟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四部落伏兵突起君㚟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㚟出譚賓錄

宋令文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圈以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

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譽次之愻善書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為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呌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𣁽大破之出朝野僉載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臨堦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

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横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横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出朝野僉載

李宏

唐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遇虎摶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馬旁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而斃宏及奴一無所傷出朝野僉載

辛承嗣

唐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鞴馬解絆著衣擐甲上馬盤鎗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承嗣後與將軍元帥奬馳騁一手捉鞍擒雙足直上捺蜻蜓走馬二十里與中郎裴紹業于青海被吐番所圍謂紹業曰將軍相隨共出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為將軍試之單馬持鎗所向皆靡却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乘之一無所傷裴旻與幽州都督孫佺北征被奚賊所圍旻馬上立

走輪刀雷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逢飛而去

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一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二

驍勇二

來瑱

唐來瑱天寶中至贊善大夫未為人所知安祿山叛逆詔朝臣各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左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横才略表入即日召見稱旨拜潁川太守充招討使累奏戰功肅宗即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屬羣賊蜂起頻來攻戰皆為瑱所敗賊等懼之號為來嚼鐵出譚賓錄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鎗追賊及之以鎗搭其肩而喝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墜家僮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下馬斬其首出譚賓錄

馬璘

唐廣德元年吐蕃自長安還至鳳翔節度孫守直閉門拒之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

救楊志烈廻引兵入城暹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顧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翌日又逼賊請戰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出譚賓錄

白孝德

唐白孝德為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李龍仙率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

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軍門候入而繼進及請大衆鼓譟以假氣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懐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懐恩曰覩其攬䩭便僻可萬全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動孝德揺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止龍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

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何也曰國之大將白孝德龍仙曰是猪狗乎發聲虓然執矛前突城上鼓譟五十騎亦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逐之斬首提之歸出譚賓錄

李正已

唐李正已本名抱玉侯希逸為平盧軍帥希逸母即正已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軍衆討史朝義至鄭州回紇方彊恣諸節度皆下之正已時

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擒其領而批其顙回紇屎液俱下衆軍呼突厥是不敢暴㑹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衆立正已為帥朝廷因授平盧節度使出譚賓錄

李嗣業

唐李嗣業領安西北庭行營常為先鋒將持棒衝擊衆賊披靡與九節度圍賊因中流矢數日瘡欲愈卧於帳中忽聞金鼔聲亂問之知戰因闞瘡中血如注奄然而

卒出譚賓錄

馬勛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勛至上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勛尅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勛既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叛以數百

騎迓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勛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背刀不甚下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馳就其軍營士已被甲執兵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

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為乎衆讋伏於是縛用誠遣送洋州振杖殺之拔其二使總其衆勛以槊自封其首來復命纔約半日出譚賓錄

汪節

太微村在績溪縣西北五里村有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不信之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

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而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兹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出歙州圖經

彭先覺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絶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

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飲會瞑獨持兩牀降階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矣出御史臺記

王俳優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出北夢瑣言

鍾傅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恒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谿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耽耽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麄即以僕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

之虎即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拏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傳以鬬虎之名為衆所服推為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

至中書令出耳目記

墨君和

眞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姙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旣生之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

敵告急於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釃酒大犒於槀城輦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為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國又見趙主之方幼乃圖之遂從下矣上伏甲俟趙王旦至即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畧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

恩力顧惟幼懦夙有畢誠望不忽忽可伸交讓顧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為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於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即挾負趙主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於東圃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於庭兼令具以禮斂仍使告於燕主匡儔

忿其兄之見殺即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主既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出劉氏耳目記

周歸祐

燕之舊將周歸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劔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於梁為騎將之先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為仇者於獵場席地俾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後竟死於牖下出北夢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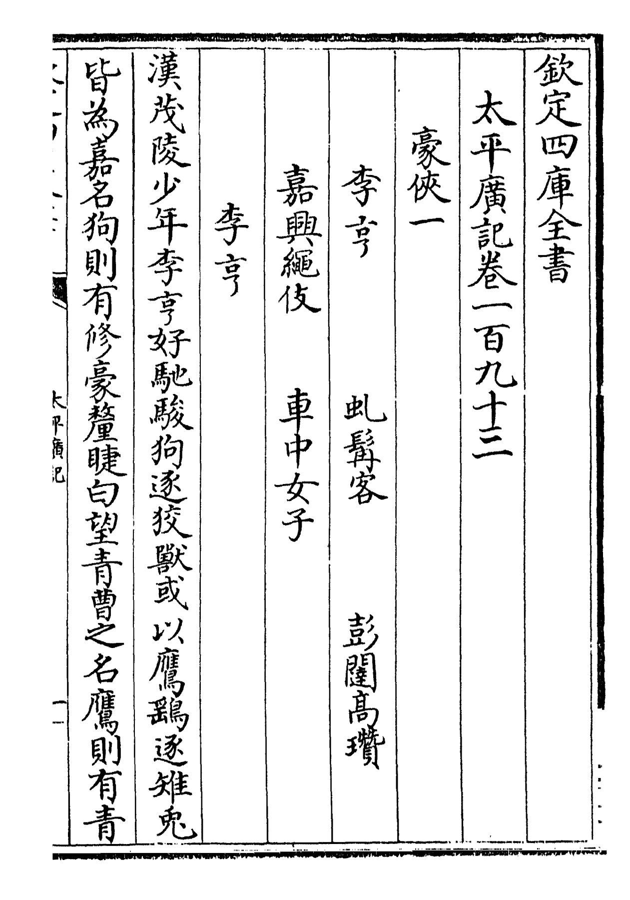
王宰

丁丑歲蜀師戍於固鎮有巨帥曰費鐵觜者本於綠林部下將卒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一日遣都將

領人攻河池縣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壯而勇只與僕隷十數輩止于公署羣盜夜至宰啓扉而俟之格鬭數刻宰中鏃甚困賊將踰其閾小僕持短槍靠扉而立連中三四魁首皆應刃而仆腸胃在地焉羣盜於是舁屍而遁他日鐵鷂又刼村莊纔合夜羣盜至村或排闥而入者或四面壞壁而入民家燈火尚熒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婦人以杓揮釜湯潑之一二十輩無措手為害者皆狼狽而奔散婦人但秉杓據釜略無所損䕶旬月後鐵鷂

部內數人有面如瘡癩者費終身耻之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二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三

豪俠一

李亭　虬髯客　彭閭高瓚

嘉興繩伎　車中女子

李亭

漢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兎皆為嘉名狗則有修豪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

翅黄睟青冥金距之屬鷄則有從風孤飛之號出西京雜記

虬髯客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賔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益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竒策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賔

客素歛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既去而拂妓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頷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

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益喜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屨既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

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遥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

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疑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㪷酒既廵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亦知太原之異人乎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眞人其餘將相而已

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今何為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明發何時到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明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語訖乘驢而其行若飛迴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思見郎君迎

之文静素竒其人方議論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黙居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眞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即見二乘攬衣登樓即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

十數廵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登樓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謁文静時方奕棋揖起而語心焉文静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奕虬髯與靖旁立為侍者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暐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却局竒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

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娓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畧議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策馬遄征俄即到京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扣之有聲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非人間之物巾粧梳櫛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者紗帽褐裘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葢天人也遂延

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鬚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内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

姿韞不世之略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當然也將余之贈以奉真主賛功業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顧謂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乘馬一奴乘馬從後數步不見靖據其宅遂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

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兾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蜋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出虬髯傳

彭闥高瓚

唐貞觀中恒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鬭豪於時大酺場上两朋競勝闥活捉一豚從頭齩至項放之地上仍走瓚

取猫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嗚喚不止闔於是乎帖然心伏出朝野僉載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倘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辱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

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緡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為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擲飜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悦且令收録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

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行狴在此日焉出原化記

車中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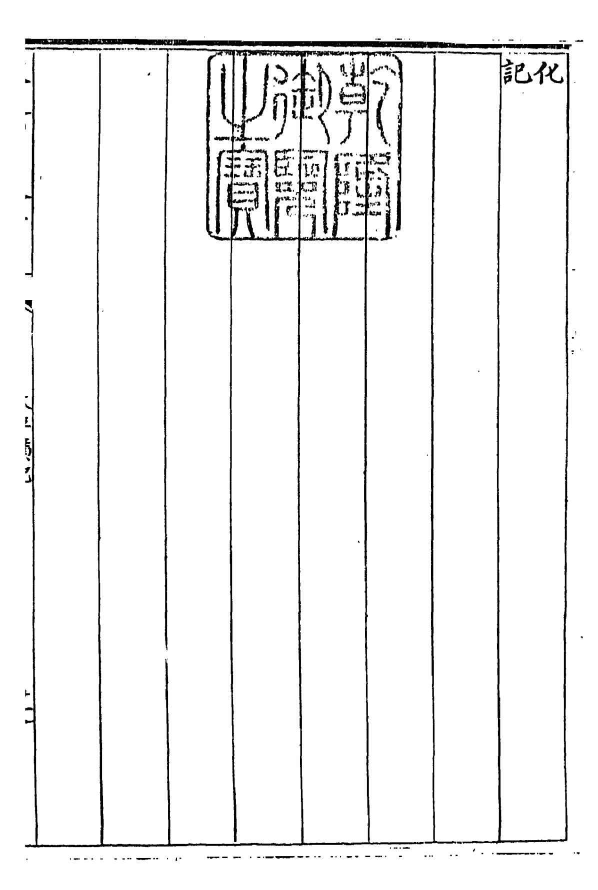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閒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此人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

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擕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佇貴客至午後方云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紈

素二人羅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數巡至女子執盃顧謂客曰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此人卑遜辭讓云自幼至長唯習儒經絃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為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為之女

曰所請只然請客為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
難事乃廻顧坐中諸後生各令呈技俱起設拜有於壁
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
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舉人
驚嘆恍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盛駟
可乎舉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
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此人入內侍省勘問
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

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此人饑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訴仰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生謂曰計甚驚怕然其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此人胸膊訖絹一頭繫女人身女人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三